王华杰在演奏雷琴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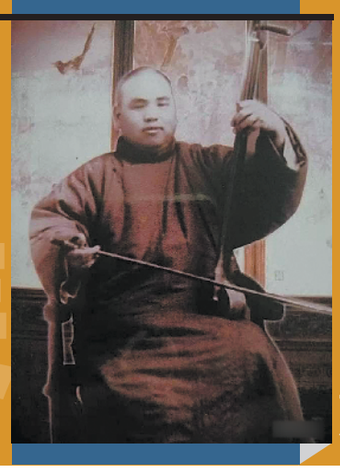
走近盲人艺术家王殿玉和他的关门弟子——

神奇的雷琴 还有多少知音？

□沈嘉禄

雷琴

二胡



雷琴之祖、雷琴演奏家王殿玉

本版图片由王华杰提供

壹 “二瞎子”闯荡大上海，一支丝弦奏出万物之声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的这首诗写到了一位失明的说唱艺人，其实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走来的民间艺人浩浩荡荡，其中的“盲翁”不计其数，他们目瞽心明，放达乐观，为明眼人讲述历史典故，指明人生方向。对啊，古希腊诗人荷马也是一位“盲翁”！

今年，是盲人艺术家王殿玉诞辰120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殿玉出生于山东郓城县徐桥村，父母早逝，只得跟随做烧饼、包子的哥嫂过日子，六岁那年因患天花而失明，他的世界从此陷于一片漆黑！生活所迫，他不可能在家吃闲饭，每天清晨就要拄着拐棍、提着篮子串村走巷地叫卖包子烧饼，被人呼作“二瞎子”。要是挣不到足够的钱，免不了被哥嫂一顿打骂。

后来王殿玉离家出走，跟算命先生走江湖，也跟人家学过胡琴，一边拉弦子一边唱小曲讨饭，后来向多位民间艺人学唱三弦、唱“二夹弦”，还有琴书、花鼓、坠琴、三弦等。

王殿玉十五六岁时候，就开始单挑独斗闯荡世界了。他走村赶集为人拉弦奏曲，住的是破庙马厩，吃的是冷羹残饭。颠沛流离的卖艺生涯，塑造了王殿玉不屈不挠的性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王殿玉从徐州、蚌埠、南京、无锡一路南下来到上海，一边行路一边卖艺，风雨兼程六百多天，最后在大世界游乐场登台演出。

王殿玉知道上海是个大码头，京剧票友和爱好者甚众，他就“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模仿谭鑫培、孙菊仙、梅兰芳、马连良、余叔岩、程砚秋等京剧名家的唱腔名段，兼带着宁波滩簧、梆子戏、粤剧也一起上，甚至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也仿拉。王殿玉一炮打响，其演出一票难求。《新民报》称他“一支丝弦奏出万物之声惟妙惟肖，五支手指谱成无穷绝调载歌载舞”。

可以说，上海大世界给了王殿玉一朝天下闻的机会。

贰 没眼的人偏要做有眼的事

王殿玉操持的乐器叫做“雷琴”，是王殿玉将传统拉弦乐器坠琴改造而成，简单地说，型制与一般的板胡、二胡相似，但要大很多。雷琴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音域宽广，能达到四个八度，西洋弦乐器中也只有小提琴可与之比肩。雷琴发音十分洪亮，犹如风啸雷鸣，余音绕梁，可独奏、合奏和重奏，最善模拟各剧种的唱腔、走兽飞禽的鸣叫以及笙管唢呐、京胡二胡等管弦乐器，甚至打击乐器的音响效果也可“手到擒来”。

有一个桥段：王殿玉听了马连良的一场戏，几天后就在台上用雷琴模仿了一段《借东风》，观众为之疯狂叫好，连演15天仍不能收。后来王殿玉拉给马连良听以征求意见，马连良拍他的肩膀说：“老兄，要说意见我还真有一点，您不但把我的优处拉得十分逼真，还拉出了我的不足之处，我能没有意见吗？”说罢两人一起仰天大笑。

在大世界走红后的王殿玉，生活上得到了明显改观，此后他每到大城小县的正规剧场演出，都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加上报纸的宣传报道，他的名气越来越响。难能可贵的是，每到一处，王殿玉都要举行一两场义演，或赈灾，或助学。他说：“我是窝窝头出身，我知道穷人的难受，我很想做些公益事。”他还说：“我是没眼的人，可是我偏要做有眼的事，我希望有眼的人，千万别做没眼的事。”

王殿玉还主动结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向刘天华、娄树华、查阜西等名家请益，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他尝试用雷琴演奏西洋乐曲，比如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被他移植到民族器乐上来，中国流行的电影歌曲他也很关注，《渔光曲》就是他的保留节目。

王殿玉会多种民族乐器，除雷琴外，还会三弦、坠胡、扬琴、古琴、古筝等，他是古筝山东派的重要传人和代表。同时，王殿玉还在民族乐器改革方面颇有成就，他创造性地制作了一种只靠琴弦调音而不用手指接触琴弦的小雷琴，还自己设计、请人制作了一架二十一弦的大筝和一架有三个八度的大扬琴。

叁 “一直活在传说中”的雷琴有传人

王殿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家乡加入了平原省大众曲艺团，1952年来到天津，先加入红风曲艺社，后加入天津曲艺团。不久在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获优秀表演奖，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1964年11月28日，一生劬劳、勇于精进、遍尝人间苦难的王殿玉病逝于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王殿玉收了不少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奔赴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或演出团体，成为著名的教授、演奏家、作曲家，再传弟子也有了第四代、第五代。这些艺术人才，在雷琴、古琴、古筝、扬琴等丝弦乐器的演奏、研究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今年78岁的王华杰就是王殿玉的关门弟子，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雷琴研究会会长。

王华杰祖籍山西，1955年他15岁时在天津上学，与王殿玉的儿子同校，不久便拜谒王殿玉先生，经历了面试和一年时间的考察后，最终在几位音乐前辈和几位师兄的见证下正式拜师，成了王门最后一名亲传弟子。

王华杰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放了学就去老师家学琴，一学就是半天，师娘常常要留他吃晚饭。王华杰此前接触过二胡、古琴等，王殿玉很赏识他的天资与勤奋，一直呵护有加，把毕生的经验都掰碎了、揉起来传授给他。王殿玉最后的几场演出也带上了王华杰。

1958年，还在读中学的王华杰听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政府动员各地的优秀文艺团体及艺术人才支援边疆建设，他就从家里偷出户口簿，跟着国家民委组建的一个文艺团体到了大西北，从此远离故乡和亲人，在塞北江南扎下了根，同时也使他成了将雷琴、古琴、古筝等民族乐器带到宁夏的“第一人”。

1978年春节期间，王华杰曾来上海演出，大获成功。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年11月17日，王华杰应上海音乐学院邀请做了一场雷琴艺术专题讲座。那天下午秋阳正好，淮海中路两边的梧桐树一片金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上音的师生加上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近两百位，绝大多数是第一次与雷琴面对面接触。

肆 “以一抵百”的民乐神器不应被遗忘

半个世纪以来，王华杰先后在宁夏杂技团、宁夏秦腔剧团、银川市歌舞团、宁夏歌舞团等单位工作，与剧团走遍了宁夏的山山水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华杰带着雷琴远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第一届亚太民族艺术节，他演奏的《农家乐》和原创曲目《穆斯林的婚礼》获得极高的评价，当地英文、华文报纸竞相报道，交口赞誉。

《穆斯林的婚礼》这支曲子源自生活，也是王华杰本人感情积累和艺术积累的结晶。1982年，王华杰赴新疆慰问演出，有一天与当地维吾尔族乡亲的一场婚礼不期而遇，他在迎亲仪式中被新娘与父母离别时的那种又欣喜又难舍难分的复杂表情深深感动，当天就形成了一首三段式器乐曲的主旋律，两三天就编写了乐谱。这首曲子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情和雷琴的独特气质，旋律激昂，委婉动人，具有很强的塑造力和抒情性，一经演出就赢得一片叫好。

在此次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讲座上，王华杰对雷琴的发展历史、艺术地位及审美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还现场演奏了京剧《苏三起解》《铡美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插曲《丽达之歌》《永恒的爱情》等。

这场讲座让很多人对民族乐器和器乐曲有了进一步认识，王华杰本人也相当激动，“演出之际，我很快进入如痴如醉的境地，也仿佛感到王殿玉老师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和芸芸众生，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此生为雷琴事业而付出，是值得的，也是荣耀的！”

王华杰说：今天，距王殿玉先生来上海演出已经九十多年了，雷琴居然成了“濒危物种”和“活化石”。近年来，国外的民族乐器如手碟、卡祖笛、马林巴、爱尔兰锡笛、曼陀铃、萨摩琵琶以及源自中国的尺八，在时尚场合一走秀，总会引起疯狂的尖叫，而中国有不少“以一抵百”的民族乐器，或者处于休眠状态，或者被选择性遗忘，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中，实在不应该啊！

诗记

将善意传递下去

□高新华

上周末晚上，我在小区业主群里分享了自己朝鲜旅行的见闻，不多一会儿，一个陌生的美女图像的微信号申请加我好友，申请栏上备注着：“您好，我是秋。多年未见，还记得我吗？”出于好奇，我通过了她的验证申请。

她问：“高先生，16年前，您是在市政协旁边开公司吗？”我想了想，的确是。她又问：“您记得吗？那一年，您帮助过对门公司一个叫秋的小姑娘？”我一下就恍惚了，时间久远，很多人和事都已经淡忘了。对方却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几件有关我的事。

那一年，她刚刚毕业，在我公司对门的公司做业务跟单员。有天早上，客户临时让她马上去送货。她推了电动车出来，才知道下雨了。刚好我开车出来，看到有些脸熟的她杵在那儿，便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客户催得急，她想也没想就上了我的车，而我把她送到目的地后，便转身走了。

后来，她要给全家办护照，那时管理严格，手续繁多，她等了很久都没办好。有一天她冒昧地给我打了个电话求助。我当时正好有一个朋友在户籍大队工作，就找朋友帮她尽快办好了证件。

再后来，她去了北京工作，我换了电话号码。一晃过去16年，每每想起，她的心里都会溢满感动，想再次对我表示谢意，却一直联系不上。

她的感恩，让我很是感动。当年的举手之劳，竟会让人惦记这么多年。

我们相约聚餐，我还特意约了她先前公司的老总一起来。老朋友见面，分外激动。10多年未见，她已从一名普通的业务跟单员变成一位人民教师。席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当年，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有能力、有善心的人，此后找男朋友也以你为标准。我一直努力想要成为您那样的人，所以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还参加了好几项志愿者服务。”她能将善意传递下去，让我喜出望外。

秋送给我一枚纯正的黑茶茶饼，我婉拒不过，只得收下。这是一份值得珍藏的礼物，见证了我们善意的传递。

愿身边的人都能因我而心生温暖。

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

□骆雁秋

飞来峡水利枢纽位于广东清远市北江河段上，是广东省目前最大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它主要以防洪为主，同时兼有发电、航运、供水和改善生态环境等作用，是北江流域综合治理的关键工程。

飞来峡水利枢纽船闸，原来只能通过500吨级船队。经过船闸扩能升级，从2019年11月14日上午开始，飞来峡枢二三线船闸、濛浬枢纽二线船闸、白石窑枢纽二线船闸、清远枢纽二线船闸，这五座千吨级船闸同时投入使用。从此，北江各枢纽船闸的“瓶颈”问题彻底解决。千吨级船舶从韶关至佛山的航行时间将大幅度缩短。

我有幸参与其中，并写诗作证，特此摘取一二以记之。

拍板上马 《谢非同志拍板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

雨霁天青浪遏舟，此行端为解民忧。
千年大计欣敲定，不信洪波再乱流。

（见1998年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雁秋诗选》第21页）

1993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以及省计委、省水电厅、珠江水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到清远市检查指导工作，重点研究北江的综合治理和飞来峡水利枢纽的建设问题，主要任务就是为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选址。

我当时以清远市市委书记的身份全程陪同。

我在北江源头的韶关市长大，在韶关市委、韶关地委机关工作20年，深知兴建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性，所以一早已布置清远市水利局备好北江流域的水文资料，并带上熟悉情况的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前往。

据我所知，围绕该工程建与不建，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谢非同志这次亲自主持实地考察论证，体现出他不可动摇的决心。一行十多人乘坐一艘防汛船溯江而上，谢非同志一面仔细观看水文地图，一面详尽询问北江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水灾的情况。谈及1915年，清远县城内外水封屋檐，北江石角围溃堤，广州被淹七日七夜，损失严重，谢非同志略带严肃表情地说：“现在的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已今非昔比，总人口和经济状况已大不一样。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地位既特殊又重要。为捍卫广州、佛山等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花几十亿元人民币兴建飞来峡枢纽工程是很值得的。”

当素有“小三峡”美誉的飞来峡风光展现在眼前，我向谢非同志建议：“你从未来过飞霞山风景名胜区。现在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抽空上山看看。”他婉言谢绝：“待以后方便时再说。”

升平镇隐约可见时，工程技术人员介绍说：“以往选址，曾有过三个方案。一是飞来峡口，‘五一’码头这个地方。口子小，工程量小，可省大钱；二是从这里再往上游走几公里的地方。这里江面既不大也不小，较为适中。后经前期钻探发现，两者地质结构不好，纯属基础不牢之地。”船在第三个选址处靠岸，技术人员继续介绍，“我们现在所站立的地方，被当年第三方案选中。江面虽然比前两个宽多了，投资会大很多，但底下是花岗岩，坚固得很。”

谢非书记一听就明白了，选择基础牢固、万无一失的方案是为上策。他当着大家的面斩钉截铁地宣布：“好！我回去后，省委、省政府马上开会研究，越早定下来越好。”

工程奠基 《谢非、朱森林同志参加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奠基典礼》

枢纽工程利国民，鸿基一奠转乾坤。
来年铁壁横川立，定叫洪魔吓断魂。

（见1998年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雁秋诗选》第25页）

此后仅一年时间，即1994年5月，一场惊动中央和国务院的北江洪涝灾害发生了。突然而来的特大洪涝灾害，加快了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步伐。大灾过后仅三个月，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奠基典礼便于1994年10月18日上午隆重举行。

我当时曾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立下“军令状”：高质量完成库区范围内的村民搬迁安置工作，只会提前，绝不拖后。

1995年8月29日下午，飞来峡移民安置总承包协议签字仪式在清远迎宾馆举行。欧广源副省长、陈权市长代表甲乙双方在《总承包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中明确规定：飞来峡水利工程是省重点工程，其工程建设要淹没耕地340顷（3.4万亩），淹没房屋100多万平方米，移民安置人口达3.8万多人。

1995年9月8日，广东省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省军区司令员温玉柱，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市五套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市属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飞来峡管理区成立大会。会上确定，飞来峡管理区管辖清新县的升平镇、英德市的黎溪镇、连江口镇、水边镇，总人口101109人，面积809.7平方公里。区址设在升平镇。

事实证明，我们借鉴了本市实施18万石灰岩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高寒山区人口大迁移的经验做法，按照“迁得出、留得住，富得起”的目标，最终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飞来峡水库移民的安置任务，并实现了移民零上访。

大江截流 《李长春、卢瑞华等领导参加大江截流仪式》

一声号令震千山，立锁狂澜绽笑颜。
指顾功成鼓更急，旌旗奋举再冲关。

1998年8月28日上午10时1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卢瑞华出席飞来峡大江截流仪式。李长春同志宣布：大江截流成功。

1999年6月20日上午，我陪同广东省顾委副主任（正省）焦林义率领的老同志一行，视察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工程。它不仅在防洪、通船、发电、供水、生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将成为广东旅游的新热点。整个工程项目还可与水库上下游闻名中外的飞来寺、飞霞山、宝晶宫等旅游胜地互联成网。

1999年10月8日，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竣工剪彩仪式在清远飞来峡区隆重举行。广东省委、省政府当年高瞻远瞩的决策，是富有预见性的。事实证明，省政府拨出人民币53亿多元专款兴建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作用重大，意义深远。工程建成至今，大北江历经狂风暴雨，滚滚洪流，防洪大堤始终固若金汤。

我们坚信：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壮美和价值，必将光耀史册。

“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三圣公庙的祈祷

□肖曙光

三圣公庙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那天在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我来到了这里。进得门来，一种肃穆的气氛迎面扑来。庙内供奉着一尊高大的关公塑像，关平和周仓的塑像立在两旁。庙内干净、整洁，应该是勤快的大嫂细心打理的结果吧。

东涌很久以前是一片浅海，后来泥沙淤积成坦，又经人工围田，才有了肥沃的土地。东涌人在上面种植芭蕉、甘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匪患猖獗，老百姓为了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就自发修建了这座三圣公庙。

庙里的关公严肃威仪，透出一股刚烈正义之气。人们崇敬这位英雄，在这里供奉他，应该是希望以他的威武神勇，震慑恶人，保佑一方平安，让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我站在关公塑像前，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年代祈福的百姓，满怀希望地跪拜在关公像前，倾诉自己的愿望。但袅袅香火中，句句祈祷声里，无疑也透着一种无奈和悲切。那个时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想要安稳日子又岂是关公能保佑得了的呢？想必关公面对虔诚的百姓，也只能暗暗叹息罢了。

临走前，庙里的大嫂问我，要不要给关公敬一炷香。我略一沉吟，便答应了。敬完香，朋友问我：“祈祷了什么？”我笑道：“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嫂笑着插话道：“我们都在祈祷生活美好、日子舒畅呢。”我和朋友相视一笑，这正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

我突然想到来时的路上，阳光明媚的高架桥上车流如梭，交通四通八达。三圣公庙外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商品琳琅满目，还有各式农家菜和特色小吃，让来这里的人能一饱口福；附近的水上绿道，游人可以坐着小艇穿梭往来，看茅寮、瓜棚，观甘蔗林和香蕉树，听咸水歌婉转地吟唱；倚河而建的风情街，古色古香，走在麻石路上，一边观赏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一边倾听潺潺的流水声，一幅幅水乡的风情画着实让人流连忘返；百亩花海，各色花儿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蝶飞凤舞……如今的东涌，正在打造以“岭南水乡文化，绿色沙田生态”为主题的特色名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东涌、喜爱东涌。东涌其实早已融入广州的城市发展，变得一派生机勃勃。

走出三圣公庙时，我回头又望了一眼关公塑像，竟然发现他肃穆的脸上似乎溢出了一抹笑容。我想，历经岁月沧桑的他，一定也在为如今这个太平盛世，感到欣慰吧。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

本版制图：范英兰